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十一編 第 14 冊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中）

左鵬軍 著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一編

曾永義主編

第14冊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中）

左鵬軍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中）／左鵬軍 著——初版——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21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14 冊）

ISBN 978-986-404-120-6（精裝）

1. 中國文學史 2. 近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3027548

ISBN-978-986-404-120-6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404-120-6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中）

作 者 左鵬軍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十一編 29 冊（精裝）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近代文學與學術史觀(中)

左鵬軍 著



目

次

上 冊

管林教授序

上輯 觀念與方法	1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術史熱」的人文學意義	3
文學史的負值研究	15
文學史的「張力」觀	21
中國近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若干思考	31
中國近代文學教材建設的幾個問題	41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種普遍性缺失	53
近代文學研究中的新文學立場及其影響之省思	79
近代文學的自覺和奠基——阿英的近代文學研究 及其學術史意義	111
錢鍾書的黃遵憲論及其方法論意義	139

中 冊

中輯 文學與文體	161
龔自珍「尊情」三層面說	163
江湜詩歌與道咸詩風	179

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維新派文學家的兩難	211
康有為的詩題、詩序和詩註	225
梁啟超小說戲曲中的粵語現象及其文體意義	241
丘逢甲的臺灣情結與廣東認同	263
論詩絕句的集成與絕唱——陳融《讀嶺南人詩絕句》的批評史和文體史意義	289
詹安泰的詩學觀念與創作趣味	313
黃詠雱詩中的興亡感慨與家國情懷	335
先生詩史亦心史——詩人陳寅恪和他的時代	349
唾壺敲碎獨悲歌——陳寅恪先生的幾首生日詩	363

下 冊

下輯 考證與商榷	371
新見近代文學家集外詩文考略	373
闡釋的偏差及其思考——《戒浮文巧言論》的評價問題	385
對《晚清小說質言》的質言——與劉路商榷	397
「經世文派」質疑——與鄭方澤先生商榷	407
《清詩紀事》九家詩補正	421
《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匡補	431
《中國近代小說編年》所錄傳奇劇本匡補	459
《晚清小說目錄》補正	469
《近代上海戲曲繫年初編》商補	485
《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錄》校補	493
學術著作是怎樣寫成的？——《清代戲曲發展史》第三章剽竊真相	503
後 記	521

中 輯
文學與文體

龔自珍「尊情」三層面說

「情」是經常出現在龔自珍筆下的一個字眼，「尊情」是龔自珍的一貫思想主張。時賢對此曾予以相當的注意和較多的研究。王元化先生曾指出：「總的說來，『情』就是反封建束縛要求個性解放的『自我』。無疑地，這個『自我』是唯心主義的，但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思想萌芽。它有些近似費希特的『自我意識』。費希特的『自我意識』是他的浪漫主義唯心論的核心。它發展到後來演變成爲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哲學思潮，在今天是必須加以徹底批判的。」〔註1〕此論可以代表此前關於龔自珍「尊情」思想的研究水平和基本評價。但是，對龔自珍所尊之「情」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學界或語焉不詳，未能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或齟齬枘鑿，未能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

本文擬根據現存龔自珍本人的著述及相關材料，對龔自珍「尊情」問題作一新的探討，試圖揭示其思想內涵及其與龔自珍文學創作、哲學觀念、學術思想的關係，並從這一角度認識「尊情」思想的文學史意義和時代意義。爲了敘述的方便，筆者依據龔自珍論及「尊情」文字的思想內涵與涉及的主要方面，將其所「尊」之「情」作如下三個層面的切分：生理心理層面；社會政治層面；哲學文化層面。茲請一一述之。

一、生理心理層面的情

在許多中國傳統著述當中，似乎有這樣一種習慣，不大喜歡在討論或研究某一問題之初，進行嚴格的範疇設定，也往往沒有下定義的傳統。龔自珍

〔註1〕 王元化《龔自珍思想筆談》，《文學沉思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4 頁。

雖說一貫張揚「尊情」，但是在他的思想意識中，「情」不是一個輪廓清晰的邏輯概念，他也從未為之下一個明確的定義。而主要是在生命衝動、自我意識驅動之下的一種心理情境，一種情感狀態，一種生命體驗。他經常把「情」描繪得撲朔迷離，亦幻亦真，因之也就賦予「情」複雜性、包容性的特徵，甚至帶有幾分玄妙的色彩。因此，理解龔自珍的「情」，重要的不是邏輯上的推衍論證，理論上的闡幽掘微，而在於貼近心靈的精神感悟，設身處地的情緒體驗。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情」與「欲」通常膠著難分，二者似乎是扭結雜糅於一起的。這不僅從傳統文學尤其是一些小說、戲曲作品如《金瓶梅》、《紅樓夢》、《西廂記》和《牡丹亭》等「情」與「欲」關係的處理中可以洞見，比如在處理二者的關係時，儘管存在或重在張揚「情」，或主要表現「欲」的區別，但它們經常膠著難分，起碼在人們的意識中，二者的界限是不那麼清晰的；而且，從文字訓詁的角度言之，更復如此。許慎《說文解字》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段玉裁注：「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謂情。」〔註2〕這裡實際上是肯定了「情」的生理基礎，將「情」視為心理與生理的統一，靈與肉的統一。袁枚說得更明白：「詩者由情所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註3〕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批評史上，一直存在著理與情的尖銳對立，理與欲的兩相對峙。

龔自珍的「尊情」思想可以說同這種觀念一脈相承，「情」、「欲」統觀的觀念實際上也正是龔自珍闡發他所尊之「情」的基點，「情」的自然屬性當然是龔自珍「尊情」題中應有之意。在《宥情》中，甲乙丙丁戊五人相互辯駁詰難，有的描繪了「於哀樂也，沉沉然」的精神情感狀態，有的引印度佛教哲學的思想，說「欲有三種，情慾為上」，有的「以情隸欲」，有的「以欲隸情」，提出種種不同見解。龔自珍對五人孰是孰非未加評騭，但描繪了這樣一種心理感受：「龔子閒居，陰氣沉沉而來襲心，不知何病。」接著又追憶童年時期的同樣體驗：「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燈熒然，一硯、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沉沉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註4〕他還曾這樣描述那種

〔註2〕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頁。

〔註3〕 袁枚《答載園論詩書》，《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2頁。

〔註4〕 龔自珍《宥情》，《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

獨特的心境：「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註5〕這種頗有浪漫神秘色彩的奇特感受即是「情」。它與生俱來，始終盤踞在龔自珍的身心中，根深蒂固，成為他的「心病」，甚至「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鋤之不能，而反有之，有之不已，而反尊之。」〔註6〕可以看到，在「情」的步步緊逼之下，龔自珍一步一步地退卻了，而他心中的「尊情」卻在不斷地升騰。

湯顯祖曾明確地指出情與理的勢不兩立，吶喊「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真是一刀兩斷語。」〔註7〕並滿懷熱情地讚美至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註8〕正如湯顯祖一樣，龔自珍對正統儒家主張的「發乎情，止乎禮義」唱出了別調：「夫我也，則發乎情，止於命而已矣。」〔註9〕在另一處，他說得更痛快：「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註10〕其中隱含著這樣的邏輯：情乃是與飲食一同產生的，如果人們的穿衣吃飯是合理的，那麼情當然也是合理的，由情而生的文也自然合理。飲食、情、文既非別人的恩賜，乃是天所賦予，那麼當然也不是他人能夠隨意擺佈左右，更非任何異己的力量所能束縛扼殺的。這種「天賦人情」思想無疑肯定了情的天然合理，確立了它無庸置疑、不可動搖的尊貴地位。

由此出發，龔自珍主張為人為文都要恪守真的原則，他對世俗的烏煙瘴氣深惡痛絕，對自己為風塵所污痛心疾首：「客氣漸多真氣少，汨沒心靈何已？」並告誡自己「心頭閣住，兒時那種情味。」〔註11〕揭示和強調「情」之於讀書人的重要性：「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

90 頁。

〔註5〕龔自珍《又懺心一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5頁。

〔註6〕龔自珍《長短句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頁。

〔註7〕湯顯祖《寄達觀》，《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8頁。

〔註8〕湯顯祖《牡丹亭記題詞》，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1頁。

〔註9〕龔自珍《尊命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5頁。

〔註10〕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頁。

〔註11〕龔自珍《百字令·投袁大琴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4頁。

文之所鍾也。」〔註12〕還進一步指出真實乃言語之靈魂，不作無病呻吟之虛言：「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強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種種言，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擬顛倒，如醉如癡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註13〕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遠在龔自珍之前，早有人把主觀的「情」與外物聯繫起來，如劉勰《文心雕龍》中即說過：「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註14〕又說過：「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註15〕強調客觀的物對於主觀的情具有決定性作用，將主觀的情與外物如此密切地聯繫起來，也反映了中國人認識自我與世界關係的一種思維方式和心理習慣。

龔自珍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情」看得如同穿衣吃飯一樣平常，是人生一種不可或缺的自然需求。也就是說，「情」不僅是人的生理機制產生的，也是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所必需的；「情」不僅是人的心理結構的產物，也是人保持正常的精神心理活動的要素。在此，龔自珍把「情」表述得再平常自然不過了；但實際上已經把「情」置於至高無上的尊貴地位。他肯定「情」的生理、心理基礎，也就是認定了它的自然屬性。在龔自珍看來，「情」包含著「人情」與「人欲」，他從來都是把人視爲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體。這種思想無疑帶有明顯的異端色彩，對「發乎情，止乎禮義」，「存天理，滅人欲」之類的封建正統教條無疑構成強烈的衝擊。這一思想基於他對人的生命與存在的深切體認，透露出近代以來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人性復歸的晨曦。

二、社會政治層面的情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絕大多數讀書人走的都是一條由士而仕的人生道路。龔自珍雖然也努力了許多年，但仕宦之路對他來說總是那麼崎嶇坎坷，充滿了艱辛和無奈。後人每論

〔註12〕龔自珍《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頁。

〔註13〕龔自珍《述思古子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3頁。

〔註1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頁。

〔註1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頁。

及此，不禁頓生同情：「定庵抱掩世之才，具先睹之識，危言高論，不足以破一世之詭譎。」因此究其一生，精神經常處於一種「彷徨無所寧」的狀態〔註16〕。又有論者指出：「仁和龔自珍定盦先生，以曠代逸才，負經營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爲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平生志願所歸往也。」〔註17〕若九泉有知，龔自珍當引此語爲知己之言。

從少年時代即發揚蹈厲的「經世之志」，〔註18〕終其一生不得施展，這種壓抑和失意便化作對自己身世不幸的感慨，時常發泄出來。用龔自珍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從瑣碎搜文獻，弦師笛師數徵宴。鐵石心腸愧未能，感慨如麻卷中見」。〔註19〕具有叛逆性格和經世思想的龔自珍，並不諱言自己的失意落寞，每念及此，輒感慨繫之。他經常出現生不逢時的感受：「予欲慕古人之能創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敢然而恥之。」〔註20〕於是憤憤不平地表示：「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歡之府』，銘其憑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註21〕在這種生不逢時、塊壘難消的心境之下，聊可自慰的只是他尚可擁有的童心。

因此在他的詩文中時常可以見到這種感慨之言：「文章之事蔑須有，心靈之事益負負。蟠天際地能幾時，萬恨沉埋向誰咎？」〔註22〕「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註23〕「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註24〕「遊蹤廿五年前到，江也依稀，山也依稀，少壯

〔註1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38頁。

〔註17〕 葉德輝《龔定盦年譜外紀序》，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1984年版，第123～124頁。

〔註18〕 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3頁。

〔註19〕 龔自珍《秋夜聽俞秋園彈琵琶賦詩書諸老輩贈詩冊子尾》，《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1頁。

〔註20〕 龔自珍《定盦八箴·文體箴》，《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8頁。

〔註21〕 龔自珍《與江居士箋》，《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5頁。

〔註22〕 龔自珍《京師春盡夕，大雨書懷，曉起東比鄰李太守威、吳舍人嵩梁》，《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4頁。

〔註23〕 龔自珍《湘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4～565頁。

〔註24〕 龔自珍《金縷曲·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5頁。

沉雄心事違。」〔註 25〕「客氣漸多真氣少，汨沒心靈何已？千古聲名，百年擔負，事事違初意。心頭閣住，兒時那種情味。」〔註 26〕「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蛾眉。」〔註 27〕「因歸思鬱勃，事不如意，積每所鼓，肺氣橫溢，遂致嘔血半升，家人有咎酒者，非也。」〔註 28〕抑鬱感傷極了，又回到「蛾眉」和「酒」身邊，以求得到暫時的麻醉式的解脫和逃避式的超然。

其實，這種身世不遇的感慨伴隨了龔自珍一生，充塞於他的心胸，始終不曾得到真正的排解。這對於他這樣一個哀樂過人、擁有童心真情的人來說，該是多麼痛苦的事情！其實，封建社會有才學有識見的正直知識分子，得志者寥寥，失意者甚多，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遠非龔自珍一人如此。但這種人生不幸降臨到「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註 29〕的龔自珍頭上，其分量要比常人沉重得多，難怪他對此那麼刻骨銘心。於是，這種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感慨客觀上也構成了對當時現實政治的抨擊和批判，成為他社會政治層面「情」的重要內容之一。

另一方面，龔自珍不僅是一位善於理論思辨、深於情感體驗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極有現實洞察力的社會改革者。他以「盱衡六合逞詞鋒」的傑出才華，以「一蟲獨警誰同覺」〔註 30〕的先睹之識，感覺到暮氣沉沉的「衰世」已經到來，朦朧地意識到社會蘊蓄著一場歷史性的變革。他不論怎樣的困頓鬱悶，「雖江湖長往，而無所牢騷，甚不忘京國也」，〔註 31〕「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

〔註 25〕龔自珍《醜奴兒令·答月坡、半林訂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83 頁。

〔註 26〕龔自珍《百字令·投袁大琴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64 頁。

〔註 27〕龔自珍《己亥雜詩》之一〇七，《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19 頁。

〔註 28〕龔自珍《與吳虹生書（一）》，《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47 頁。

〔註 29〕程金鳳《己亥雜詩書後》，《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38 頁。

〔註 30〕程秉釗《乾嘉三憶詩之一》，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 1984 年版，第 97 頁。

〔註 31〕龔自珍《與吳虹生書〔十二〕》，《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54 頁。

才而從憐，如其憂才而眾畏。履霜之厲，寒于堅冰；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註 32〕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積蓄澎湃在龔自珍的心胸之中，便構成了他社會政治層面「情」的又一突出內容：憂患。

龔自珍對西北邊疆和東南沿海的動蕩不寧深為關切，寫作《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提出自己的政見，又在詩中歌詠道：「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註 33〕他堅決反對殘害國人身心的鴉片貿易。當林則徐被派往廣東查禁鴉片時，他曾請求隨同南下，因故未成，又作《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提出嚴禁鴉片、抗敵禦侮的主張。他同情勞動人民的艱辛苦難，對自己也是「不勞而食」階層中的一員表示深深的自責：「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註 34〕又如：「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註 35〕「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註 36〕就是他筆下當時知識分子政治境遇的寫照。

當時芸芸眾生的精神狀態更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夢為鄰」。（註 37）在當時的朝野，「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闔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狙，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因此他並非危言聳聽地警告說：「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註 38〕龔自珍呼喚人材的解放：「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註 39〕發誓療救被摧殘扼殺的「病

〔註 32〕龔自珍《乙丙之際著議第九》，《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7 頁。

〔註 33〕龔自珍《漫感》，《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67 頁。

〔註 34〕龔自珍《己亥雜詩》之八十三，《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17 頁。

〔註 35〕龔自珍《己亥雜詩》之一二五，《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21 頁。

〔註 36〕龔自珍《詠史》，《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71 頁。

〔註 37〕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7 頁。

〔註 38〕龔自珍《乙丙之際著議第九》，《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7 頁。

〔註 39〕龔自珍《己亥雜詩》之一二五，《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梅」——被壓抑扭曲的人材。〔註 40〕龔自珍還發出了改革社會的振聾發聵的吶喊，儘管他的社會改革理想還那麼朦朧，還處於「藥方只販古時丹」〔註 41〕的層面：「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註 42〕然而，朝廷昏聩，世人皆濁，龔自珍奏出的不和諧曲調竟鮮有知音，更無從奢望一展懷抱了。於是，抑鬱孤獨的他，只能不斷地在詩中詠歎這種沉沉憂患：「憂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我生受之天，哀樂恒過人。」〔註 43〕「故物人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恒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多情誰似汝，未忍託懷巫。」〔註 44〕「一天幽怨欲誰諳？詞客如雲氣正酣。我有簫心吹不得，落花風裏別江南。」〔註 45〕他所歌詠的「我有靈均淚，將毋各樣紅」，〔註 46〕實際上也是自擬屈原，為國家灑下憂時憂民之淚。他甚至把北京西郊繽紛而落的海棠花也喻成憂患，或者說，他賦予眼前的落花一種象徵意義：「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來但賦傷春詩。……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為？玉皇宮中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憂患，恍惚怪誕百出難窮期。……安得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註 47〕

在儒家人生哲學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中國歷代傳統知識分子，均有著入世的情懷，有著憂國憂民、傷時感世的人格特徵。但是，這些傳統延續到中國古近代之交社會巨大變革的前夜，在那樣一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氛圍裏，再現

年版，第 521 頁。

〔註 40〕龔自珍《病梅館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86～187 頁。

〔註 41〕龔自珍《己亥雜詩》之四十四，《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13 頁。

〔註 42〕龔自珍《乙丙之際著議第七》，《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頁。

〔註 43〕龔自珍《寒月吟》，《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81 頁。

〔註 44〕龔自珍《賦憂患》，《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78 頁。

〔註 45〕龔自珍《吳山人文徵、沈書記錫東餞之虎丘》，《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39 頁。

〔註 46〕龔自珍《紀夢七首》，《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98 頁。

〔註 47〕龔自珍《西郊落花歌》，《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88～489 頁。

在龔自珍身上，便顯示出非凡的強度和衝擊力，具有獨特的思想文化史意義。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正是這種憂患意識，使龔自珍所尊之「情」獲得了充實的社會歷史內容，開啓了近代知識分子慷慨論天下事、積極進行社會政治批判的時代風氣，具有不可忽視的近代啓蒙主義品格。

三、哲學文化層面的情

龔自珍「尊情」並不止於以上兩個層面，他思想家的特質使他的「情」進入哲學文化層面，表現出一個思想深邃、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的形而上的思索和終極關懷，「情」也從而獲得了哲學思想文化史的普遍意義和長久價值。

龔自珍首先肯定並強調「我」、「心」的重要意義，抨擊封建正統思想對「我」的蔑視，對「心」的束縛，弘揚人作為主體的不可或缺的價值和不可動搖的地位，呼喚人的自我意識的復歸，肯定生命本體的至高無上。從而構成「我」、「心」與外在世界的一種強烈的對抗與緊張，凸現人是物質世界和自我心靈的真正主宰。他非常自信地宣稱：「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眾人對立，與眾人為無盡。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他又給「心」以顯赫的位置，強調「心力」對成就真正的「人」的重要性，主張「尊心」：「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註48〕並且通過「尊心」以達「人尊」之境：「欲為史，若為史之別子也者，毋寐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註49〕顯然，龔自珍這一頗有浪漫氣息的思想近於費希特的「自我意識」〔註50〕，也頗像叔本華的意志主義所宣稱的「世界是我的表象」和柏格森直覺主義所標舉的「生命衝動」。這種帶有異端叛逆性格的個性解放思想，衝破了當時思想界的沉沉暮氣，在陰霾籠罩的天界劃過閃光的一筆。

龔自珍經常使用「童心」二字，表述他的獨特思想。「童心」非龔自珍最

〔註48〕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四》，《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5～16 頁。

〔註49〕龔自珍《尊史》，《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1 頁。

〔註50〕參考王元化《龔自珍思想筆談》，《文學沉思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80～218 頁。